



七等生 著／張恆豪 主編

WHAT FOR INSIST ON

七等生精選集

爲何堅持

遠景文學叢書 42

爲何堅持

—— 七等生精選集

作者 七等生
編者 張恆豪
總編輯 葉麗晴
執行編輯 潘治嘉
內文排版 潘治嘉
校對 七等生
劉懷拙
潘治嘉

出版 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發行 晴光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郵撥 19929057
地址 新北市板橋區松柏街六十五號五樓
網址 www.vistaread.com
電話 (02) 2254-5460
傳真 (02) 2254-2136
法律顧問 世紀聯合法律事務所尤英夫律師
初版 二〇一二年八月
書碼 978-957-39-0826-5
定價 新台幣 三九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105 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為何堅持：七等生精選集 / 張恆豪主編。——初版。——

新北市：遠景出版：晴光文化發行，2012/8

面：公分。——（遠景文學叢書：42）

ISBN 978-957-39-0826-5（平裝）

857.63

101008990



七等生 著／張恆豪 主編

WHAT FOR INSIST ON

七等生精選集

爲何堅持



ISBN 978-957-39-0826-5

00390



9 789573 908265

建議書區：台灣文學

爲何堅持

What for insist on ?

—— 七等生精選集

七等生 著
張恆豪 主編

何者藉她發聲呼叫我

七等生

——第十四屆國家文藝獎得獎感言

我不知道這事是否合適，當基金會向我表示可以由我指定一位頒獎人。我沉靜了片刻。我說任何人都可以嗎？沒錯任何人都行，譬如……。他們說出前幾屆誰選了誰，許許多多，非常有趣。我笑了一下。你現在心中有名單嗎？我微微點頭，但沒有開口；我的喉嚨已經不適合說話，發出來的聲音微弱緩慢又沙啞。他們都在等著和注視我。我說即使那人久遠未見，也不明是否還在原地，如果能請來……。這幾年身體日漸老衰，時常躺下來，思緒就連到童年……。沒關係，你就說出來好了。好，我說：要是能在會場上相見，一定……。請你放心說出來。Akin，我終於說。突然間寂靜無聲，可能沒有聽懂和會意，只是瞪眼看著我。有個聲音說是阿琴嗎？我回答不知道，我說這是日文發音，至今也未知她真正的中文名，那時我們都說母語和日文。那時Akin叫我Takey，現在你們大家叫我七等生。大家終於明白了，似乎也鬆了一口氣。當我繼續回答他們進一步的追問後，基金會一下子忙碌起來，發動有關人員打電腦和影印，一張有色

彩的通霄鎮街道地圖拿過來了。我拿筆指出一條名為仁愛路的街道；我住在這裡，連家Akin住這邊；同條街她在街頭我在街尾，相距約百多公尺而已。Akin家是大家族，合開一家富村豆腐房，我才剛學齡年紀，Akin看像是青春的姑娘了。

但是，為何？面對高大的基金會，我有什麼心血來潮呢？我說那時（昔日）每當我孤獨落寞（友伴家已搬走）行過連家屋外的寬長籬笆，要是適逢Akin正好出來看到我，一定叫我一聲Takey！一起先我聽到有人叫我時，就開始急急走開，或奔跑。Akin開朗的聲音震撼和裂開我鬱悶窒息的心坎，我不高興別人知道我的心事，我家發生的事故。因為改朝換代，原先在役場（現今的鄉鎮公所）工作的父親被排擠出來，他失業後又染上天花躲在家裡；家裡生活產生了困頓，兩個弟妹被人抱走了。青少的大哥因為戰爭轟炸的關係，耽誤進城去考專科卻跟歌仔戲班跑了，母親和姐姐在家編草蓆維持生計。我上學或放學走在街上走廊，就會有無數的歧視眼光看我，指指點點說我是那個天賜（父名）的孩子……。

我稍年長一些，我會回應Akin，轉身或回頭向她微笑，不再逃走。有一次，我到連家豆腐房去買豆頭（豆渣），Akin從磨房那邊看到我馬上呼我一聲，且走過來，用木瓢往大桶裡掏了一大瓢，重重地倒在我雙手捧著的錫鍋。她說這給你，不用錢，你拿回去。我把五角錢放在桌面上，轉身就走，Akin在背後喚我，我已經跑出門外了。當我在路上回頭看到她站在門口望我時，我已經走遠，快到家了。

全集出版後，我的心不思寫作：幾年來陸續賣了幾張畫給一位美國的猶太人，有了一點錢可以買醉。我自來不善讀書，卻巧遇了這段文字：

The eternal had broken through into time. Almost from the start the church made a clean departure from historical contingencies, straining forward to what lies ahead, ... (引自 *The New Oxford Annotated Bible with the Apocrypha* 1545 頁末段)。

這返回到童年的我自己的老年思緒終於明白Akin是我最早生涯之路的church（橋者；教會），何者藉她發聲呼叫我，關心我，視我有如我是她的親弟弟？之後，在我學習認知和成長的徬徨路上，有周寧、楊牧、馬森、張恆豪、蘇峰山……像Akin一樣，他們對我而言，又是何者藉他們豐厚才學的筆寫出瞭解我，詮釋我，維護我，當有人有意無意拋出石頭擊傷我的時候，他們義不容辭的挺身而出，成為我慚愧的心的church。今天的基金會更是不折不扣的高大church，有不怕他人責難和批評的評審委員，自信而負責任的大膽接受我，包容我（勝於肯定）。總之，我感激他們，猶如我感激神恩。



七等生近照
路寒袖攝影

〈編者序〉

讓理想與熱情再度燃燒

張恆豪

在臺灣文學史的系譜上，七等生向來被歸為戰後的第二代，但毫無疑問的，他是本土派現代主義的先驅者、獨行者，也是代表性、指標性的傑出作家。與他同代的大多傾向社會批評或鄉土情懷的寫實主義同儕比較起來，七等生可說最具有鮮明的、與眾不同的特質。

他的小說特質，一在主題思想，一在形式風格，一在小說語言。他創作的終極目標，認為是不斷通過文學的再現對生命的冥思，以塑造完整自我的工作歷程，因此其小說的著眼點，自不在於現實表象的反映而是揭露內心的感應。在形式風格上，七等生經常運用寫實與幻想的交融，創造寫實、寓言或象徵的美學形式，操作他那獨自性的語言節奏脈動，來探索繁複尖銳的現實問題，並且

將它轉化為內心的冥想，內化為生命哲理性的省思。

七等生從一九六二年首次在聯合報副刊，經由主編林海音之手，發表小說處女作〈失業、撲克、炸魷魚〉，便開啟了他的創作生命。至二〇一〇年之秋，七等生獲得第十四屆國家文藝獎，發表得獎感言的散文近作。再到今年的二〇一二年，他的文學創作歷程，正走過了漫長的半世紀五十年。

基於對七等生長期以來堅持其文學理念的敬意，深諳七等生文學、繼起一代的遠景發行人葉麗晴，倡議出版這冊能涵蓋其小說精華的選集，此一出書計劃終於獲得七等生首肯，也因此有了本書的編選和出版。

優異傑出的作家，端賴具有遠見的出版家的慧眼發現與長期合作。在七等生創作尚未享有盛名之前，遠景的創辦人沈登恩遠在高中時代即一直熱愛並肯定七等生的文學，在遠景盛況的一九七七年，他決意出版七等生的小全集十冊，首開作家生前出版個人全集的濫觴，也使七等生的文學成就普獲文壇的重視。在遠景困境的二〇〇三年，沈登恩仍不改其志，毅然推出七等生全集十冊，總結了作家畢生的文學成果，此純粹發自沈先生個人的力量，他從來不向政府單位尋求奧援補助。如今滿懷文學才華的葉麗晴，依舊堅持理想，仍一本初衷想要再圓出版七等生文學的夢想。

緣於葉女士的邀約，筆者有幸得以再出任這一選集的編務。我重新細讀七等生的作品，從他的全集中精挑揀選出這十八篇小說，無論是從主題、思想，或美學的角度，我都希望此選集能夠涵蓋七等生在各個階段的創意和特色。

依照筆者對七等生創作的分期，在早期的「居城時期」（一九六二年之後、七〇年之前），我依次選了〈灰色鳥〉（1966）、〈我愛黑眼珠〉（1967）、〈慚愧〉（1967）、〈精神病患〉（1967）、〈結婚〉（1967）、〈分道〉（1969）等六部，這其中，〈精神病患〉是中篇，原先即有兩種不同版本，最早發表於《文學季刊》第二期（1967），後來七等生本人做了某些刪減，大林出版社的《放生鼠》（1970）、遠行出版社的《放生鼠》（1977）及《我愛黑眼珠》（《七等生全集》，2003）都是蒐入此一刪減本，本選集亦復如此，雖然我頗偏愛原始文學季刊的版本。〈分道〉，原先發表和後來蒐在《巨蟹集》（新風出版社，1972）都命名〈十七章〉，〈分道〉是作者後來的改名。

中期的「離城時期」（一九七〇之後，至七三年），選了〈流徙〉（1971）、〈禁足的海岸〉（1971）、〈期待白馬而顯現唐倩〉（1972）、〈在霧社〉（1973）。後期的「沙河時期」（一九七四至八九年），選了〈睡衣〉（1974）、〈德次郎〉（1976）、〈散步去黑橋〉

〈1978〉、〈銀波翅膀〉（1979）、〈夏日故事〉（1979）、〈環虛〉（1984）、〈目孔赤〉（1987）、〈我愛黑眼珠續記〉（1988）等七篇。晚期的「一九九〇年自教職退休後的「放浪時期」，七等生雖然仍有〈灰夏〉、〈草地放屎郎〉兩個短篇，但顯然的，其創作重心，其思維焦點，都放在獨白體的兩個中篇，一是〈思慕微微〉，一是〈一紙相思〉。由於篇幅較長，九〇年代之後的作品，我未再選入，有興趣的讀者逕可直接參考《七等生全集》。

在我對於七等生文學的研究中，曾提出他小說最重要的主題，即在於反映「理想世界」與「現實世界」的對立、衝突和選擇，並且進一步探索隱藏在其中人類心靈的癥結——自然性與社會性的矛盾糾葛，以及如何堅持的種種問題。

七等生冷智批判的「現實世界」——世界「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後所謂的文明總體制，鄉愿殘酷的集體主義，為了迎合趨勢、追求競爭力、人性的功利主義和弱肉強食，城市的勢利、私慾和敗德，鄉鎮的守舊、迂腐和頑固，以及宗教的偽善，社會的假平等，法律的不公平義，自然生態與噪音的破壞污染……等等，尤其，在批判中國封建專制政治與儒家文化大跳雙簧以愚弄人民之餘，更警告世紀末黑色種族將掀起的報復行動和人類災禍。而他所憧憬的「理想世界」——則是回歸到梭羅理想的自然、寧謐、和平的田園生活，至少在心態上能發揚農業社會的純樸、

勤勞、互愛的生活理念，和工商社會後所追求的民主、人權、自由的普世價值。

在「居城時期」，其小說反映的正是「理想世界」與「現實世界」，二者最劇烈的對立和衝突。在〈灰色鳥〉一作，男子原本希望以灰色鳥來鼓舞身患麻痺症而失去自由的女子，能重回信心，再回到路上行走，但在同一時間，此一小小的理想，卻遭到黑貓撕碎灰色鳥的暴行所扼殺。「貓」的意象神秘而撲朔，可再參考〈某夜在鹿鎮〉、〈跳遠選手退休了〉、〈僵局〉等作。

〈我愛黑眼珠〉裡，洪水的災難，係象徵上帝對於一個自私、勢利、敗德城市市民的懲治，此作反映出在災難來臨時，一個心中秉持著人類愛的人，和一味利用過去關係而心存私慾的人，二者的對峙，以及如何抉擇的觀點，隱世心態的李龍第，終於在災難時，一直藏在其心中的亞茲別得以復活，可以真正做他自己。誠如小說家舞鶴所說：「七等生安排此一情節，顯示李龍第的種種作為與洪水驟臨時人性自私流露的景況，產生強烈的對比。他之拯救妓女，是源由於一種『愛人』的高尚理想；而他妻子的怒罵，只是因為她與他在『現實世界』中的關係受到侵犯與剝奪。李龍第由此反省昔時『現實世界』中種種無理的契約與束縛，他悲痛地覺得『現實世界』的種種作為是多麼無恥與可憐。於是，在此洪水滔滔的時刻，他深切地肯定『自我世界』的崇高意義與價值。」

〈慚愧〉一作，寫的是兄妹流離的辛酸和無奈。後來一淪為乞者，一成了妓女，在花街柳巷彼此淒

然無言的乍遇又乍離。深沉地呈顯出為人兄長的內疚感，和拯救童養媳的無力感。

在〈結婚〉中，述說農業社會中臺灣鄉鎮的勢利人性和封建習俗，扼殺了一對年輕男女的自由戀愛，將婚姻的喜劇變成一場人鬼聯婚。同時也突顯出一個少女的自立、堅忍、勇敢，和為愛犧牲。

至於中篇的〈精神病患〉，則表現出賴哲森受挫於現實的經歷和心態，他在一所精神病院求醫，向醫生說出他過去兩年在小鎮的生活經歷，後來他與阿蓮基於絕望的愛慾而結合，以及悲劇性的結局。在新舊的版本結尾各有不同的象徵與涵義。此作底蘊則反映出這位孤絕男子堅決對抗俗世與體制的心路，以及他對愛、罪、罰三者的觀點。

〈分道〉，在原先三人的世界中，藉著B的轉變，由反叛而漸向現實靠攏，使得A和她逐漸醒覺，「世界除了自我，再也沒有任何可依靠的事物，而是有一個信念是逐漸明晰起來的：那就是命運的自決。」

「他和她步上了一部開往未來的汽車，在這個不可逆料的旅程，這一次應該比前一次更加堅定

——

至於「離城時期」，七等生訴說的是「現實世界」和「理想世界」的對立和衝突，雖然依舊存

在，但個人內在的思辨和自我發現的力量，也逐漸在成熟茁壯。

在〈流徙〉一作，氣候即將瞬變，敘述倔強憂鬱的男子，強帶著優柔猶豫的女子，為了逃脫銳利老董的監視，必須堅定同行尋求自己出路的故事。就像詩人張德本所言：「以一對男女處於情愛探求的歷途，被一個叫老董的角色騎紅色腳踏車尾隨監督，黃昏漸黯的著色，彷彿保守文化沉睡老朽固守封閉自大的傳統，他們要共同穿破漫夜，迎接未來可能降臨的天光，男女尋求愛的情境，與掙脫峻肅的政治現實逆境，巧妙運用象徵加以融合產生貼切的指涉張力。」

〈禁足的海岸〉，則寫出了嚮往自由和憧憬自然的生命價值，卻受制於海防的禁忌，同時生命更遭受到惡犬突擊的憤懣。

〈期待白馬而顯現唐倩〉，乃是藉著情愛的題材，揭露敘述者心中嚮往「白馬」所象徵的自然田園農耕的文化，而「唐倩」所象徵時髦流變的物慾文明，已經難在他心中孳生力量，此完全取決於個人理性的思辨和生命的內省。

〈在霧社〉，則敘述過去曾與上海籍同學雷相偕前往小琉球，後來不歡而散，經過時間的沉澱，個人的反思，現在已盡釋前嫌。當晚同宿霧社，隱喻著彼此的關係仍處於混沌未明；明朝共登合歡，則象徵著雲濶天清的省籍融合。

到了後期的「沙河時期」，理想和現實依舊在對峙，然而「我心中有高原」，此期顯現的正是智慧的觀照和意志的磨鍊，小說的人物明瞭往內尋找自我，表現當下對於往日理念的冥思和批判，內心的回歸促使他返抱鄉土，關懷周遭生活在苦難中卑微而踏實的庶民。

誠如〈德次郎〉一作，以寫實樸素的筆觸，追述一個人人呼叫做塔庫幾洛的小人物，他憑著追隨火車自南至北流浪行乞的身影。

〈睡衣〉，寫的是從一件舊日的睡衣，回憶起過往與西川外省女子乍聚乍離的短暫情緣。更大的敘述重心，在於由此反思世紀末黑色種族正醞釀掀起世界性的報復行動，以及東西文明的落差，當西方朝向文藝復興、產業革命、科技文明突飛猛進時，中國依舊仍停留在人本主義與封建專制在大跳雙人舞的階段。結尾是「我」隱居在美麗島的水鄉，而希望睡衣能隨著水流回到妳的天府之國。整篇思維的流動，化成詩意的點染，細品之就像是一幅寫意渲染、疏淡有致的水墨畫。

〈散步去黑橋〉，則是再度回到內心世界的思索，以確立作者人生的真諦和生存的價值。敘事者「我」與童年的靈魂邁步，重回到故鄉沙河，在散步去黑橋的旅程中，面對自然環境的變遷，垃圾廢料的汙染，以及人事滄桑的變化，進行了一場精彩且深度的爭辯，亦即超越時間的間隔，童年純真的七等生與中年成熟的七等生互相辯證，彼此攻防，各有堅持，其中有理性的社會批評，也有